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集解 目錄 卷首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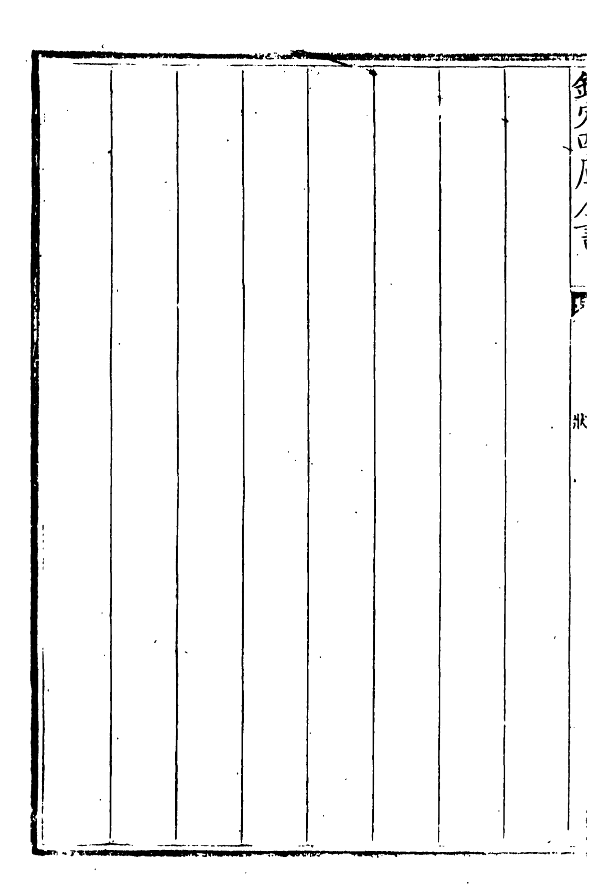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方朝植

毛詩集解狀

據迪功郎新贛州會昌縣丞段維清狀維清先叔朝奉昌武以詩經兩兩魁秋貢以累舉兩擢第春官學者咸宗師之印山羅史君瀛嘗遣其子姪來學先叔以毛氏詩口講指畫筆以成編本之東萊詩記參以晦菴詩傳以至近世諸儒一話一言苟足發明率以録焉名曰叢桂毛詩集解獨羅氏得其繕本校讎最為精密今其姪澧貢樾録梓以廣其傳維清竊惟先叔刻志窮經平生

精力畢於此書儻或其他書肆嗜利翻板則必竄易首
尾增損音義非惟有孤羅貢士鋟梓之意亦重爲先叔
明經之玷今狀披陳乞備牒兩浙福建路運司備詞約
束乞給據付羅貢士爲照未敢自專伏候台旨呈奉
台判牒仍給本監除已備牒兩浙路暨福建路運司
備詞約束所屬書肆取責知委文狀回申外如有不遵
約束違戾之人仰執此經所屬陳乞追板劈毀斷罪施行
須至給據者

右岀給公據付羅貢士檝收執照應淳祐八年七月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三

毛詩集解　　詩類

提要

臣等謹案毛詩集解二十五卷宋段昌武撰昌武字子武廬陵人焦竑經籍志作段文昌蓋因唐段文昌而誤朱睦㮮授經圖作段武昌則傳寫倒其文也其始末無考惟書首載其從子維清請給據狀稱先叔朝奉昌武以詩經兩冠秋

貢以累舉而擢第春官而已其書舊本題叢桂毛詩集解益以所居之堂名之書首為學詩總說分作詩之理寓詩之樂讀詩之法三則次為論詩總說分詩之世詩之次詩之序詩之體詩之派五則餘則依章疏解大致仿呂祖謙讀書記而詞義較為淺顯原書三十卷明代惟朱睦㮮萬卷堂有宋槧完本後没於汴梁之水此本為孫承澤家所鈔僅存二

十五卷其周頌清廟之什以下並已脫佚朱彝尊經義考載是書三十卷註曰闕又別載讀書總說一卷註曰存讀詩總記今未見傳本而卷首學詩總說論詩總說今在原目三十卷之外疑即所謂讀詩總說者或一書而彝尊誤分之或兩書而傳寫誤合之則莫可考矣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集解卷首

宋　段昌武　撰

學詩總説

作詩之理

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伊川程曰思無邪者誠也　朱曰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

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　永嘉戴曰今詩中亦有自叙其嬉戲之樂嘲謔之辭而聖人取焉夫安知其非邪哉然察其本心則有所為而云而非其思之本邪則取之此非聖人何足以知之若見其事如此便斷之以邪正常人皆能不待聖人之删定也　黄曰夫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而大序亦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蓋曰思曰情則有喜有怒有哀有樂而思曰無邪情曰止乎禮義則記所謂中節而和者也今觀諸詩其盛者言后稷先公之風化文武成康之盛德温温乎其和可知而其變風變雅之作雖愁困哀思之中而亦有惻然愛君之意則所謂喜怒哀樂之中節者於此可證

謝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併與其深微之意而

傳之故其言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愁如綠衣傷已之詩也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止曰自詒伊阻行役無期度思其危難以風焉不過曰苟無飢渴而已若夫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其與憂愁思慮之作孰能優游不迫也程曰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比其君以碩鼠狡童之類謝曰詩若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於其中亦有君子情

意不到處

老泉蘇曰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誹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視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

下明知之則我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　陳曰天下之禍驕生於有所恃而怨生於有所忌故公卿大夫士之勢易驕而民之勢易怨嗚呼驕之禍其發速而小怨之禍其發遲而大潰血之癰不如腹心之隱疾穴隙之盜不如臣僕之竊伺天下之患惟夫伏於所不敢而決裂於一旦之敢者不可為

也夫民之禍始於利害之敢竭而成於是非之不敢議惟聖人逆知其窮困無聊之意不可以錮而折之已甚緼怒而不逞其勢將至於此也故節公卿大夫士以禮而宣民之情以詩禮行乎嘿而詩達乎言嗚呼聖人之所以維持乎君臣之道如此忿之舒也以哭良之盡也以嘯蓋闕於其中而泄於其外則不能復留者人之情也嘗覩於詩刑政之苛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后妃夫人衽席之秘匹夫匹婦皆得以肆言之聖人為

詩而使天下之匹夫匹婦皆得以言其上宜若積天下輕君之心及至於幽厲之小雅邶鄘衛陳鄭之風直諫而不訐顯譏而不戾相與摘持去之而卒不忍然後知聖人使之言而至於民之不敢盡言而況於敢叛是故湯武之興其民怨而不敢先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離益其湮鬱不平之氣舒焉而亡聊之氣不蓄也嗚呼詩不作天下之怨極矣卒不能勝共起而亡秦秦亡而後快故春秋之亡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吾固知公卿大

夫士之禍速而小民之禍遲而大而詩之所以維持君臣之道之功深也 蘇曰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 黄曰詩或意觸於此而起義於彼未必果有是物也或適感於

今而有思於古未必果有是事也其美是人也則言其車馬之美衣服之盛而刺是人也亦復以是言之此當觀其愛惡之情而不必辨其物之等差也其言周之盛則形容文武之德成康之太平而言周之衰則亦復以是形容之此當觀其哀樂之情而不必疑其時之不同也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周果無遺民乎是特憂之之辭耳曰僖公能復周公之宇僖公果能復周公之宇乎是特願之之辭耳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詳味此章自見后妃處深宮之中其安閒和易之氣象如此而不必以雎鳩比后妃也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詳味此章自見周公處危疑之地其雍容不迫之氣象如此不必以狼跋比周公也三百篇之義莫不皆然在學者觸類而長之耳

葉曰古之聖賢養天下以中發人心以和使各由其正以自通於物絪縕茫昧將生陰

陽晦明風雨霜露或卒山川草木形著𣞰長高飛之翼蟄居之蟲若夫四時之遞至聲氣之感觸華實榮耀消落枯槁動於思慮接於耳目無不言也旁取廣喻有正有反比次抑揚反覆申繹大關於政化小極於鄙俚其言無不到也當其紬繹涵意欲語而未出發舒情性言止而不窮葢其精之至也言語不通嗜慾不齊風俗不同而世之先後亦大異矣聽其言也不能違焉此足以見其心之無不合也然後均以律吕陳之官師金石震

蕩節奏繁興羽毛干戚弦匏簫管祓服衮黼拜起揖遜以祭以宴而相與樂乎其中於是神祇祖考相其幽室家子孫協其明福祿盛滿橫暢旁浹充塞宇宙薰然粹然不知其所以然故後世言周公之治為最詳者以其詩見之然則非周人之能為詩葢詩之道至於周而後備也

寓詩之樂

尚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呂曰古人因詩而歌使協聲律歌有

高下清濁合於宮商則為聲聲協律呂則為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注曰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者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太師教六詩曰風曰

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前漢禮樂志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嫚之聲為之設禁焉

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孔曰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工

告於樂正曰正歌備　鄉射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告於樂正曰正歌備　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　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奏貍首以射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詩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大小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注

云騶虞采蘋采蘩今詩篇名貍首逸曾孫侯氏是也

國語叔孫穆子聘于晉晉悼公享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今伶簫詠歌鹿鳴之三君之所以貺使臣臣敢不拜貺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諮於周敢不拜教

論語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注云樂其善使重歌而自和之　程曰歌必全章也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注曰師摯魯大師之名始首也師摯首識關雎之聲而理其亂者

禮記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清廟之瑟朱弦

而蹠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静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

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

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
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徳如是是其衛
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
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
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
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
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

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注曰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注云熙熙和樂之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

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注云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也　荀子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史記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毛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　張曰古之樂章只數句詩不能成曲調此所以有弄有引善歌者知如何為弄如何為引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言使其聲常從容有餘呂和叔書湛近與鄉人講習鄉飲鄉射之禮惟恐鄉樂音節不明雖傳得胡安定所定雅音譜

有周南召南小雅十數篇而猶闕由庚由儀崇丘南陔白華華黍騶虞七篇

讀詩之法

程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殷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删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

可以垂世立教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刺美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也又曰言近而易知故人之學興起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與點也之氣象　朱曰興起也詩本人情其言易曉而諷詠之間優柔浸清又有以感人而入於人心故誦而習之則其或邪或正或勸或懲皆可使人志意油然興起於善而自不能已也　謝曰詩吟詠情性善感發人使人易直子諒之心易以生故可以興得情性之正無所底滯則閑理自明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於物無所齕故可以羣優游不迫雖怨而不怒也無鄙倍心故可以怨張曰詩所以起學者之善意古之君臣父子賓主朋友之間無不用詩歌詠

言語皆用詩之言蓋用已之言不若有所稽考用他人之言信也戴曰古者羣居燕處聘問燕饗之間皆有歌詠所謂歌者有二有歌人之詩如子貢問聲歌各有宜春秋卿大夫歌詩之類是也有自歌其詩如虞庭君臣之歌與夫子逍遙曳杖之歌之類是也歌必有和在春秋謂之答賦在虞廷謂之賡歌論語載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則是夫子於平居無事之時亦不廢於歌也謝曰詩須諷味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興起處只為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

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又曰明道嘗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　張曰求詩患泥文如烝然求思湛湛露斯思斯何必泥字避不作人德音不瑕之類不可以辭害意君子至止樂只君子止只何必拘　楊曰學詩者不在言語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　張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為時事拂其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

程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張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

無艱險之言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矣　又曰詩全是人之情須先得詩人之心然後觀玩易入凡書皆然大抵聖人語言盡由德性中來故須先得其心則詠其言易以入也　程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歐陽曰六經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正其訛謬得以粗備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徒抱焚餘殘脱之經倀倀然於去聖人千百載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説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吾未之信也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諸聖人

而悖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以徒為異論以相訾也樓曰由漢以至於本朝千餘年間號為通經者不過祖述毛鄭莫詳於孔頴達之疏不敢以一語違忤二家自不相侔者皆曲為說以通之韓文公大儒也其上書所引菁菁者莪猶規規然守其說惟歐陽公本義之作始有以開百世之惑曾不輕議二家之短長而能指其不然以深探詩人之意其後王文正公蘇文定公伊川程先生各著其說更相發明愈益昭著其實自歐陽氏發之某雖淺陋不能多見古書意公之前未有敢議二家者此所以為一世之儒宗也歟

論詩總說

詩之世

孔曰原夫樂之所起發於人之情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有故嬰兒孩子則懐嬉戲忭躍之心玄鶴蒼鸞亦合歌舞節奏之應豈由有詩而乃成樂樂作而必由詩然則上古之時徒有謳吟歌呼縱令土鼓葦籥必無文字雅頌之聲故伏羲作瑟女媧作笙簧及蕢桴土鼓必不因詩詠如此則時雖有樂容或無詩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乃永歌嗟嘆聲成文謂之音是由詩乃為樂者此據後代之詩因詩為樂其上古之樂必

不如此又曰六藝論云唐虞始造今詩之初非謳歌之初謳歌之初則疑起自大庭時矣又曰周人自錄周之風雅則法足彰顯戒足著明不暇復錄先代之風雅也頌則前代至美之詩敬先代故錄之曹曰詩之作自生民以來則然非特周也太始天之策包羲罔罟之章葛天氏之八闋康衢之民謠夫子以去古悠遠略之可也至于有虞之歌九德皋陶之賡颺言夏五子之述戒商麥秀之興悲周已載於簡冊習翫于當時而流傳于後世矣然亦不錄於此而專以周詩為斷班孟堅曰孔子純取周詩上采商下取魯文中子曰仲尼三百始終于周二子始窺見聖人之意矣六經惟書載二帝三王之文下逮魯秦之誓是為最備于易則獨取周之六十四卦而遺連山歸藏於禮則獨取周之六官而遺虞夏商之制於春秋則獨取周王之法紀元於魯

而示褒貶故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詩亦猶是也以四始為原以六義為教以六德為本以六律為音詩道至此大成且又采之有官陳之有職納之有制風俗之美惡政教之興衰於此皆可考而知焉故夫子獨備一代之制以垂萬世之法得不始終於周歟

成王太平之後其美小異於前故頌聲止陳靈淫亂之後其惡不可復言故變風息也

蘇曰詩止於陳靈非天下無詩也有而不可以為訓焉耳仲尼有所不取也　胡曰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今按邶鄘而下皆多春秋時詩也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　蘇曰春秋之際大畧國皆有變風宋魯獨無風而有頌何也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鄭氏疑而為之說曰宋王者之後也魯聖人之後也是以天子巡守不陳其詩益所以禮之也余

聞周之盛時千八百國雖後世陵遲力彊相吞而春秋所見猶百有七十餘國變風之作先於春秋數世矣而詩之載於大師者獨十三國其不見於詩者豈復皆有說哉意者列國不皆有詩其有詩者雖曹檜之小邾鄶魏之亡而有不能已其無詩者雖燕蔡之成國宋魯之禮樂而有不能作且非獨此也齊桓晉文伯者之盛也而皆不得有詩桓附於衛文附於秦皆止於一見衛莊姜齊襄公鄭昭公事至微矣然其詩屢作而不止蓋事有適然而無足疑者若夫吳楚之國雖大而純於用夷且僭周室則雖是無詩蓋亦學者之所不道也

孔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者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

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

歐陽曰遷說然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言之何啻三千

人曰删云者非止全篇删去也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或句删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常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删其章也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惡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删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此小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

字為意之害故句删其字也

詩之次

歐陽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删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季札觀樂於魯其次第如此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之次第也孔曰鄭譜以鄭因虢檜之地而國之先譜檜事然後譜鄭王在豳後者退就雅頌併言王世故耳

孔曰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

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用樂與鄉飲酒文同惟采蘋越草蟲之篇其餘在於今詩悉皆比次又左傳及國語稱魯叔孫穆子聘於晉晉人為之歌文王大明緜又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亦各取三篇風雅異奏明其先自次比非孔子定之春官大師職鄭司農注云古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

曰為之歌頌曹曰昔服虔嘗謂季札觀周時雅頌猶未定也而曰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夫子已定後錄耳世儒因此遂謂左氏書成於後人其論樂皆因夫子既定詩後據以為序若然則頌亦當與今之序合矣然其不同乃如此則服虔之說亦未可據也且儀禮乃周公舊章其序鄉飲酒燕射之詩亦豈據夫子已定後錄之乎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者孔子正之耳六詩之目見於周禮豈由夫子始定其名乎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為常樂耳曹曰

在齊詩固自先采蘋而後草蟲矣　又曰編次先後舊無明說去聖愈逺難得而知欲言先後為次則齊哀先於衛頃鄭武後於檜國而衛在齊先檜處鄭後欲以國地為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欲以采得為序則雞鳴之作逺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　蘇曰列國之詩皆以世為先後非如十五國風無先後小大之次固當以世為斷今載馳之一章曰言至于漕戴公之詩也而列於文公之下王之兎爰桓王之詩也而列於平王之上鄭之清人文公之詩也而列於莊昭之閒皆非孔氏之舊也益傳者失之矣　程曰詩有四始而風居首何也風

風也其風動於人猶風之吹物入物也故曰風本乎一人而成乎國俗謂之風發於正理而形於天下謂之雅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先之家而及於政以底成功其叙然也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周南召南陳正家之道以風天下人倫之端王道之本風之正也故為首二南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治二南之風變則禮義廢風俗壞天下治亂在風而已及乎周道衰政教失風遂變矣於是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為變

風之首推其本則王道失上下亂風遂變矣言其迹則相吞滅而後王道絶衛首惡也故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者為衛得於邶鄘者為邶鄘所以見其首亂也董曰商俗靡靡周雖化革其俗然其風尚不得盡變書之命戒告令每懼其不得一日正也故其俗易感而風易變者亡國之餘音也風首衛且先邶鄘以著滅也諸侯之强不知有王則天理絶矣聖人懼焉故次以王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迹熄矣故雖亡而為一國之風董曰諸侯至於滅國王政不行矣謂天下無王可也故以王風序衛下黄曰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而乃降王而國風之

乎益黍離之降有周大師采詩已然矣周室未遷則其聲固天下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土之音耳先王之制苟能守之足以統臨天下廢法失道則王畿之内亦不能保鄭本畿内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為列國故次以鄭段曰鄭首叛也齊首霸也是皆王之不王而諸侯肆行莫之禁也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倫亂人倫亂則入於禽獸人君身為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次以齊天下之風至於如此則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歷二叔之世而遺風尚存今

亦變矣故因其舊名而謂之唐所以見意也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風化中國之禮義消亡極矣是以夷狄强大天下亦相胥而夷矣故次以秦秦之始封本西戎之地國亂乃東侵而始大其俗尚夷故美其始有車馬禮樂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也禮義之俗亡夷狄之風行先聖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以陳陳曰風變而夷不亡何待故以陳檜曹之亡圍繼之陳舜之後也聖人之都風俗所厚也聖人之國典法所存也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夷道行而典禮亡矣

天下之所以安且治者聖人之道行也聖人之道絕則危亡至矣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懼其危亡而思周道故為亂之終孔曰檜曹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亂既極必有治之之道危既甚必有安之之理自昔天下何嘗不撥亂而興治革危而為安黄曰極於下泉之思治而繼以豳國之變而克正者惟周公能之周家之先由是道也其居豳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善政美化由茲而始王業之所以興也故次以豳孔曰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故次於衆國之

後小雅之前非諸國之例也王業成而為政於天下故次以雅雅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因其序也孔曰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政之衰則至於亡詩之亡王道之亡也天下之治始於以正風風天下其終也盛德之著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義也故次以頌頌之有魯蓋生於不足王道之隆也所歌頌者如是及其衰也如魯之事已足矣孔曰魯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樂故借天子美詩之名稱為頌非周頌之流也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同姓故以先前代也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其後焉　葉曰

土風之詩謂之風朝廷之詩謂之雅宗廟祀頌之詩謂之頌諸詩各具一體故皆以先後為次惟豳兼有風雅之制以為風則其辭作於朝廷繫於政事以為雅則又記風土焉故列於風雅之間明其不絕於風而可以雅也　又曰是時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必記自衛反魯者夫子之終事也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為周德之衰則鹿鳴之諸詩不與以大雅為文王之德則民勞之諸詩不與王通以季子為不知樂非也葢季子之所聞者小雅

皆變雅大雅皆正雅耳此雅之見於魯者楚莊王言武

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為首而武次之又言其三曰鋪時

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則賚為第六

葢以所作為先後此頌之見於楚者以此考之雅以正

變為大小頌以所作為先後者詩未删之序也論政事

之興廢而以其所陳者為大小美功徳之形容而以其

可告者為先後夫子删詩之序也故以闗雎為風始以

鹿鳴為小雅始以文王為大雅始以清廟為頌始而附

之以魯與商而後雅頌各得其所則樂之正自是矣

唐曰二南之風也商徵而周之興也王之風也周徵而詩之將亡也　陳曰別之以尊卑之禮故魯以諸侯而後於周閒之以親疎之義故商以先代而後於魯　又曰周南之詩繫於周公召南之詩繫於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待聖人而後成歟至於風之終亦繫之以豳雅之終亦繼之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思聖人而正之歟

詩之序

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也 張曰關雎之小序是國史所紀自詩者志之所之以下是夫子論詩因列於首章之序故其終亦以述關雎之義焉此則通謂之大序 黄曰程氏以大序為仲尼所作而後世不無疑者以其言辭重複前後失倫又似非仲尼所作也意者反魯刪詩之際與門人論詩者如此而門人子夏之徒集其平日所言而冠之於首歟請推而廣之曰小序首句國史之舊通大序乃夫子之言而非夫子所作也其餘小序之辭則漢儒之說或參其間焉 程曰國

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首句是已其下皆說詩者之辭呂曰三百篇之義首句當時所作或國史得詩之時載其事以示後人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　蘇曰詩序非詩人所作亦非一人作之益自國史明變大師推其所作之義相授於作詩之時　曹曰詩之作主文而譎諫為其不可以正言之也若使作詩之人自著其刺譏之意謂某人有某惡如指宋襄禽獸之行彰衛頑中冓之言斥魯莊為齊侯之子陳晉人將叛歸沃之事鮮不貽怒召怨矣

程曰詩序亦有後人添入者如白華是刺幽王其下更解不行如綿蠻序不肯飲食教載之只見詩中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便云教載絕不成言

語也又如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

蘇曰詩序誠出於孔氏也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亡詩之序未嘗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矣雖欲詳之而無由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說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　又曰淇澳美武公之德也序詩者徒見詩曰有匪君子即稱有文章武公所以君子非止文章而已見詩有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即稱其人能聽其規諫武公所以切磋琢磨非止聽規諫而已是言也又似非能文者所為至如載馳稱作詩者謚字綠衣引高子靈星以證其說若此之類序非詩人作明矣如江有汜之言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辭意並足矣又曰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如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而旄丘曰責衛伯因前篇以見意足矣又曰狄人

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何其辭意重複如此之類序非一人作明矣　釋文舊說云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　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益　王曰世傳以為言其義者子夏也如江有汜之為美媵那之為祀成湯殷武之為祀高宗方其作時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得而知況子夏哉　程曰班固之傳毛也曰毛公之學自謂出于子夏則亦以子夏之來不在秦後故仍其自謂之辭固亦未真知出之何人也若夫鄭元直指古序以為子夏則實因仍毛語無可疑也子夏之在孔門固嘗因言詩而得褒矣曰起予者商也則漢世信其古序之所由出者必以此也然子貢亦嘗因切磋琢磨而有會於夫子之意其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是亦夫子語也而獨以序歸之子夏何哉　曹曰高

子與孟子同時去子夏已百餘年而緇衣乃因高子之說以冠序知非出于子夏也 後漢書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

曹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行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篇毛公始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甚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篇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所推說云云者為

後人所益理或有之　孔曰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訓詁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程曰鄭玄謂詩之首句古嘗合編至毛公分冠玄之在漢益親見也此語可信范曄益明言衛宏所序毛傳耳益毛氏於詩第為之傳不為之序則申釋先序辭義非宏而孰為之也　東萊曰說詩者非一人其時先後亦

不同以毛傳考之有毛氏已見其說者時在先也有毛不見其說者時在後也關雎之義其末曰不淫其色毛傳亦曰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且不淫其色然則關雎之義皆毛公所已見也鵲巢之義其末曰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毛傳止曰鳲鳩不自成巢居鵲之成巢未嘗言鳲鳩之德然則鵲巢之義乃毛公所不見者也意者後之為毛學者如衛宏之徒附益之耳毛傳尚簡義之已明者固不重出義之未明者亦必申言如鳲鳩之義雖刺不壹而其旨未明故傳必言鳲鳩之養其子均平如一以訓粹之今鵲巢之義止云德如鳲鳩而未知鳩之德若何使毛公果見此語傳豈應略不及之乎詩人本取鳩居鵲巢以比夫人生享成業益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也若又考鳲鳩之情性以比其德詩中固亦包此意但其說出於毛公之後決無可疑也

曹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毛傳謂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其說如此而已而序云在位

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且以退食為節儉其說於康成毛無此意也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毛傳謂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其說如此而已而序云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君子偕老副笄六珈毛傳云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而序云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則與傳意先後顛倒矣序若出於毛公安得自相違戾如此要知毛傳初行之時猶未有序也意毛公既託之子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至宏而遂著之後人又復增加殆非成于一人之手則或以為子夏或以為毛公或以為衛宏其勢然也

曹曰昔人謂爾雅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仲尼所增子夏從而足之叔孫通梁文又從而補益之今考其書知毛公以前其文猶略至康成時則加詳矣何以言之且學有緝熙於光明毛公云光廣也康成則以為欲學於有光明者而爾雅曰緝熙光也又齊子豈弟猶言發夕也而爾雅曰豈弟發行也詩言觀者毛公無訓振古如

茲毛公云振自也康成則以觀為多以振為古其說皆本於爾雅使爾雅成書在毛公之前顧得為異哉抑乎帝元始四年王莽始徵天下通爾雅者詣公車固自出於毛公後矣　葉曰世人疑詩序非宏所能為此說不然使宏鑿空為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為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為之者有雜取諸書之文而為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義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藝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出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於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滕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其文全出於左傳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

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矣又曰衛懿公為狄人所滅緑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尸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其善辭美意併録而不忍棄之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復繼之以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家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黄耇養老乞言此又吾所謂委曲婉轉附經而成其義也即三者而觀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黄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　程曰周自文武以後魯自哀定以前無貴賤朝野率皆有詩詩之或指時事或主時人則不可槩定其决可揆度者必因事乃作不虛發也今其續序之指事諭意也凡左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著明歷歷如見苟二書之

所不言又無明證則第能和附詩詞順暢旨意未有一詩能指言其人其事也此又有以見序之所起非親生作詩之世目擊賦詩之事自可以審定而不疑也然則續序之為宏作實宏所錄也

詩之體

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注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孔曰自古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也句則

古者謂之言論語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趙簡子稱子太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也秦漢諸儒乃有句稱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述成功以告神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也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不同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耳之兮也之類本取之以為辭雖在句下不以為韻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實七兮迨其吉兮

之類是也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者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之類是也　張曰古之樂章只數句詩不能成曲調此所以有弄有引善歌詩者知如何為弄如何為引

詩之派

前漢志詩三百五篇遭秦而存者以其在諷誦不獨在竹帛也漢興魯申公為詩訓詁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　曹曰申公詩口說訓詁未嘗立傳以訓詁相授是為魯詩而齊轅固儒林傳轅固齊

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燕韓生儒林傳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間殊然歸一也皆為之傳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　釋文曰平帝時毛詩始立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文帝時詩始萌芽至武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　孔曰鄭詩譜曰魯

人大毛公為故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前漢儒林傳毛公趙人為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後漢儒林傳趙人毛萇傳詩然則小毛公名為萇也陸璣疏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　釋文曰吳太常卿徐整曰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大毛公為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前漢儒林傳毛公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陸璣疏云陳俠傳謝曼卿後漢儒林傳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

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曼卿受學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釋文曰鄭玄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矣魏太常王肅更述毛非鄭荆州刺史王基駁王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為詩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徐州從事陳統難孫申鄭隋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東萊曰魯齊韓毛師讀既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為刺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為得其宜也間有反覆煩重時失經旨如葛覃卷耳之類蘇氏以為非一人之辭蓋近之至於止存其首一言而盡去其餘則失之易矣　葉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

獨傳何也曰豈惟毛詩始漢世之春秋公穀為盛至後漢而左氏始立而後之盛行者獨左氏焉禮家五傳弟子分曹教授蓋小戴最為後出而今之言禮者惟小戴為衆所宗此無他六經始出諸儒講習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故雜偽之說可入趙賓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諸儒議論既精而又古人簡書時出於山崖屋壁之閒可以為證而學者遂得即之以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爭獨毛詩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頎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

人始翕然知其説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説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唐人有云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韓氏章句已不存矣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既謂之亡則書之真偽未可知也

毛詩集解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集解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方朝植

毛詩集解卷一

宋　段昌武　撰

國風

朱曰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謡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

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鑒戒耳

周南 召南說附

儀禮燕禮有房中之樂鄭氏注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也房中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耳孔曰玉藻云自關雎至采苢后妃房中之樂然則夫人房

中之樂當用鵲巢采蘩采蘋鄭無所説義亦或然

鄭詩譜曰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孔曰綿言大王遷於周原閟宫言大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召是周内之別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岐山在美陽縣西北釋文召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其南有召亭　朱曰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朱曰帝嚳之子棄為唐虞后稷封於邰其後公劉遷於豳至古公亶父又遷於岐山之下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兼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朱曰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於時天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

殷孔曰據禹貢州名言之雍梁荆豫徐揚歸文王其冀青兖屬紂九州而已有其六是為三分有其二

文王作邑於豐朱曰豐京在京兆府鄠縣終南山之北乃命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孔曰春秋時周公召公别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釋云此關雎小序也　程曰詩言后妃夫人者非必謂文王之妻也特陳后妃夫人之事如斯而已古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事繫其後　朱曰周公取以為首篇以教後世凡為后妃者其德當皆如是也故序者不言美大姒而特言后妃之德蓋周公之遺意歟然文王未當稱王則大姒未當稱后妃此特追稱之耳　程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鄉黨至于邦國皆用之自朝廷至于委巷莫不謳吟諷誦

叚曰冨貴足欲之餘其情易以放而斯民勞苦力作又不可無以游其心而玩其情也為之謳吟以宣暢之而人將因諷誦以有得而古人養情性之道備矣所以風化天下如小雅鹿鳴而下各於其事而用之也 孔曰儀禮鄉飲酒禮者鄉大夫三年賓興賢能之禮其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者諸侯飲燕其臣子及賓客之禮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

曹曰此六詩本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大王王季文王之致治者也其原在此故鄉飲酒燕禮皆用之於合樂焉至于鄉射之禮不歌不笙不間而猶用此六詩合樂見其為風化之本每事不可得而略也

黄曰鄉大夫與諸侯之合樂此特一端而何足以盡之文王后妃之德始於二南而極于天下鵲巢之夫人草蟲之大夫妻江漢之游女莫不感發是詩而被其風化大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上自朝廷下自閭巷皆可得而用之此如春風和氣及物則生不可以小大計然則既曰后妃之德矣鄉人邦國可得而用之乎曰后妃之車服則鄉人邦國不可得而僭用若后妃之德則用之有何不可

張曰以此二詩為周公所作者蓋有三說其序曰后妃之德曰夫人之德皆言德如是乃可以配一也儀禮鄉飲酒凡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獨首此二詩意亦可見二也周南以關雎興召南以鳲鳩比其所取類亦相

似然三也故程子謂為此詩者其周公乎蓋亦有取於此耳至其所取關鳩之義則是誠不可移者以比知其為周公所作無疑也故樂得淑女以配君子關雎之義也德如鳲鳩乃可以配鵲巢之義也夫刑家之道雖自於己而其所配必謹其擇是蓋吉凶禍福之基所以重宗廟重其身正夫婦而為齊家之本也自古始之不謹而貽禍敗者可勝計哉故大明之詩其叙大任初嫁於周之事為特詳焉然則關雎鵲巢

之首二南周公之意深矣若夫自葛覃而下則有當時為大姒而作者其稱后妃則周公追稱之以為為后妃者要當如是也采蘩之不失職則亦當文王之時諸侯之國有是詩周公取而列之以為為諸侯夫人者要當如是也以至采蘋草蟲而下皆然推此意觀之大略可見矣　朱曰此詩雖美大姒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　曾曰先王之政必自内始故其閨門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

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内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葢本於文王之躬化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鄭曰沈重曰上風是國風下風是鼓動之風朱曰風兼二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孔曰風諷也王者施化先諷誦以動

之民漸開悟乃明教命以化之曹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風以動之仁聲也教以化之善教也王曰風之於萬物方其鼓舞揺蕩之而已是所謂動之也及其因形移易使榮者枯甲者折乃所謂化之也始乎風之而動終於教之而化黄曰動者興起其善心化者變易其氣質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孔曰上言用詩以化天下此又解作詩所由　朱曰心之所之謂之志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　段曰素有所主之謂志適有所觸之謂情曰在曰動志氣之狀可想矣　葉曰寬閑平易之時必習而為怨懟無聊之言莊誠恭敬之意必變而為侮笑戲狎之情蓋情非其志矣古之為詩者求以治之後之為詩者求以亂之喜怒哀懼愛惡欲是謂七情形見永長也　孔曰不自覺知舉手而舞身動足而蹈地如是而後得舒其心腹也聖王以人情之如是故用詩於樂使人歌詠其聲象其吟詠之辭也舞動其容象其舞蹈之形

也段曰樂至於舞而成樂書曰周官樂師以六舞教國子而人舞與居終焉豈終之以手舞足蹈之意歟

其象哀樂之形然後得盡其心術焉情動於中還是在心為志而形於言還是發言為詩上辯詩從志出此言為詩必歌故重其文也黄曰自詩而論志自志而論心此沿流尋源之論使學者知詩之所由始自情而論言自言而極於不知其所以言此遡源達流之論使學者知詩之所終極

段曰情亦有淺深凱風小弁皆情之深賦比乃出於志興乃動於情蓋言之不足而後嗟歎嗟歎不足而後永歌永歌不足而後舞蹈皆有序而不遽是可觀

其發之中節矣夫情之發而中節也殆以其主宰於心故耳故五峯胡曰性立天下之有情効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徳大序首著在心之為志而後以情動之説繼之亦此意歟志之於心所以主是心也心以其所為主無所不統志以其所主而有所統也動而不和發而陵節樂而淫哀而傷愛而不知其惡則喜其人及其徒胥憎而不知其善則惡其人及於屋上之烏心失所宰志不御氣蕩然聽血氣之偏徇而所

發皆非性之理情之節也記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者體也　程曰有節故有餘止乎禮義者節也今夫飲以節者能飲而極飲者常至於不能飲行以節者能行而過行者常至於不能行情而無所節也則畢其氣於一喜一怒而極矣　段曰言而嗟歎嗟歎而永歌永歌而舞蹈舞蹈而至於不知所謂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故曰樂主其盈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

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孔曰鄭樂記注云單出曰聲雜比曰音 樂書曰言情動又言情發蓋動則喜怒哀樂欲發之初猶在中也發則發而中節矣動不足以言之 孔曰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於時未有宮商之調也惟是聲耳至於作詩之時則次序節奏清濁高下使五聲為曲是之謂音此音被之管絃乃名為樂 朱曰聲不止于言凡嗟歎永歌者皆是也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疏數之節相應而和也然情之所感不同則音之所成或亦異

矣

鄭曰聲謂宮商角徵羽也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樂書樂記曰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凡音生於人心而本於情性其音角者情喜而性仁其音商者情怒而性義其音徵者情樂而性禮其音羽者情悲而性智其音宮者情恐而性信蓋樂者根之人心本之情性其在度數則枝葉而已

張曰音起於聲而聲出於情知此則知先王作樂之本矣

孔曰樂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注云方猶文章也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為樂是以變之使雜也引左傳曰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樂書樂記曰宮生於黃鐘之九寸而其聲宏以

舒徵生于林鍾之六寸而其聲貶以疾商生于太簇之八寸而其聲散以明羽生於南宫之五寸而其聲散以虚角生于姑洗之七寸而其聲防以約凡此雖度數不同而其究則一也凡物皆動而有聲聲變而成音故金尚角瓦絲尚宫匏竹尚徵而無清濁之常革木一聲而無清濁之變此傳所謂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也　朱曰五聲宫最濁而羽極清所以協歌之上下十二律黄最濁而應極清又所以旋相為宫而節其聲之上下　段曰記欲其變傳惡其一何也曰所謂成文也所以欲其成文者何也曰將以成人心之和也鍾聲之鏗也石聲之磬也絲聲之哀竹聲之濫而鼓鼙之聲讙也若其專一讙能聽之抑使聽者隨所感而偏矣非所以養人心之和也先王之為樂也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剛也而不怒柔也而不懾陽不散而陰不密廣不容姦狹不思欲也夫然後條暢平順可以和人心而感物是故

八風欲其從律也百度欲其得數也小大相成終始相生陰陽清濁相終文武相為始末曲直繁瘠廉肉相為品節凡所以成此和也故夫子謂之中和之紀而子夏名之曰和正也樂記曰五色成文而不亂又曰節奏合以成文也 陳曰此言人之真情不可掩也此情感於和而其音必舒夷嘽緩粹美而不切此情感於乖則其音必堙鬱蘊結憤悱而不平此情迫於亡則其音必趨數艱苦悲愴而無聊段曰怨則猶有望於上也所謂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至亡國則惟有自哀愴感舊而已矣 孔曰國亡而世絕故不言世王曰治亂言世言政而亡國不言者亡國世絕而無政故也 孔曰設有言而

非志謂之矯情見於聲矯亦可識或辭是而意非或言邪而志正惟達樂者曉之樂記曰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若徒取言辭而不達音聲則楚茨大田之刺並陳成王之善行露汝墳之篇皆述紂時之惡以汝墳為王者之風以楚茨為刺過之雅大師曉其情於聲音之中也黄曰孔穎達謂如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安之至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樂之極也此謂治世之音土國城漕我獨南行怨之深也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怒之甚也此謂亂世之音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哀之至也適彼樂國適彼樂郊思

之篇也此謂亡國之音予以為是固然矣亦不可專以言辭求之若徒觀其言辭不達其聲音則如大田楚茨瞻彼洛矣之詩不言周政之衰而言先王之盛亦可謂治世之音乎　蘇曰愚嘗怪大雅小雅之詩當幽厲之時而極稱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終篇又不見幽厲之暴虐此誰知其為幽厲之詩而非文武成康之盛者蓋察其辭有幽憂不樂之意是以繫之幽厲而無疑也　孔曰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樂者樂其所自生是樂之本意出於民也又曰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故先王作樂以為之節是王者采民情制禮樂之義禮樂本出於民還以教民與夫雲出於山復雨其山

何以異也 叚曰音之由人心生也本於中以發於外者也感而後應也制樂以為人心之節也制於外以養其中者也應復為感也感於此心之哀也而噍以殺感於此心之樂也而嘽以緩感於此心之喜怒也而發以散粗以厲則是聲之所應者皆由於所感也噍殺之音作而民以憂嘽緩之音作而民以樂粗厲之音作而民以剛毅也則是音之所感者又將以為應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由此心之所感者而發於外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由此心之所應者還以養其中也先王之盛也其人心亦已正矣而所以養之於外者猶備後世之衰也人心固已非古而所以導而誘諸外者抑又不正也古也交相養而今則交相病也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孔曰此又言詩之功也　朱曰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創艾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而致祥召災葢其出於自然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

又曰人者天地之心鬼神之會志壹則動氣理之必然也　段曰天地人均是一氣之流通上下也故人之心精一則天地之氣可動也　李曰天地鬼神之正體鬼神天地之妙用　陳曰此只是至誠之道寓於詩故如此詩人以此而作詩天地鬼神亦以此而感動匹夫匹婦一念真積端拜而湧泉悲憤而赤旱彼獨何為而然耶天下通一氣耳聚而為一

（元判為天地明則為人幽則為鬼神著為隱顯皆是一精氣為之）陳曰合千萬人之情而出於一人之言此天理也非私欲也合天理則天地從之鬼神順之而況於人乎（黃曰人民天地鬼神皆同此心則同此理以理求理夫何遠之有）孔曰無有近於詩者言詩最近之餘事莫之先也（公羊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乎春秋何休云莫近猶莫過之也）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孔曰此言用詩之事　朱曰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是指風雅頌之正經經常也（陳曰經者經制夫婦之常經也）女正位

乎內男正位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

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間而

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為教使人興於善

而戒其失所以導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

又曰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君臣和故經夫婦所以成其孝敬也

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

段曰萬法萬化皆自人倫始人倫薄他無可以措手矣

段曰有情性則有形體保形體亦可以順情性正

內外別男女經夫婦所謂形體也孝敬成乎其中所

謂情性也美教化移風俗權不在物我實操之如動容貌出辭氣正顔色雖非有意必以為之而主宰於中必有事焉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程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知詩之體也　張曰風有風刺不直言之意鄭周禮注曰賦之言鋪直鋪陳善惡程曰鋪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　比者比方於物興者託事

於物 黄曰比者託物而喻興者因物而感 姜曰比者取類於物以為比物與意同如螽斯羽是也 興者倏見是物而起興物不必合如關雎是也 釋曰興是譬喻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興 程曰直比之如蛾眉瓠犀温其如玉之類是也 因物起興如關關雎鳩瞻彼淇奧之類是也 朱曰以物為比而不正言其事甫田碩鼠衡門之類是也因所見聞或託物起興而以事繼其聲關雎樛木之類是也 黄曰雨其濛矣行者之心悽然以悲鸛其鳴矣居者之懷慨然以歎比之謂興 朱曰比方有兩例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興亦有兩例有取所興為義者則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其義者則但取一

二字而已要之上句常虚下句常實則同也又曰然比興之中叅斯專於比而緑衣兼於興兔罝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比比其例中又自有不同也　東萊曰風之義易見惟興與比相近而難辨興多兼比比不兼興意有餘者興也直比之者興之兼比也興之兼比者徒以為比則失其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為比則失之穿鑿矣如殷其靁偶聞雷而有感於行者之未歸非可以比類而求也程曰雅者正言其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彞好是懿德是也張曰雅之體直言之比興差少無隱諷譎諫之巧雖是大惡亦直言比是雅之本體吕曰雅者正言之也初無所抑揚詩譜曰頌之言容李曰漢書曰徐生善容容作比頌字顏師古注云頌字與形容字古人通用　吕曰頌者稱美之辭

也無所諷議

孔曰四始以風為先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為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亦以賦比興為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為正故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託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而後隱故比居興先也然則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是故同稱為義朱曰此一條本出於周禮大師之官蓋三百篇之綱領管轄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

賦比興則所以製風雅頌之體也故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詠以得之矣六者之序以其篇次風固為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故三者次之而雅頌又次之葢亦以是三者為之也

程曰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新安程曰此六者特釋其義而非以命其名也如以為體則大賦比興三者今乃無一詩行於世豈夫子盡删之乎一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孔曰鄭箋七月二章云是豳風六章云是豳雅卒章云是豳頌自始至成別為三體　呂曰詩舉有此六義得風之體多者為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為大小雅得頌之體多者為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也　唐曰其風肆好穆如清風大雅亦有風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周南已有雅有匪君子終不可諼

兮變風猶有頌采蘩賦之屬也螽斯比之屬也關雎興之屬也有賦比興以為風亦有以為雅頌一篇而一義者有之鶴鳴專於興也其意達於風矣有一句而二義者王室如燬比而雅也　曹曰周官大師所教六詩亦各以其義為名至分為四始然後風雅頌各異其體而賦比興存乎中者隱矣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孔曰言上下皆用此義　張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此總言風之所以名也風自上以被於下風之正也下推其本而反之於上風之變也　朱曰風者

民俗歌謡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在下之人又歌詠其詩之美惡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辭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　楊曰詩尚譎諫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若諫而涉於謗毀聞者怒之何補之有　曹曰上以風化下若燕禮鄉飲酒用之

於鄉人邦國者所以廣風化於天下也不獨風也亦有雅詩焉下以風刺上若天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所以規正君上之失也然皆主文而譎諫是雅詩亦有風之意故皆曰風　王曰有巽而入之之道焉故曰風　張曰下之刺上主於文而譎諫而至其甚則有至於直指而不止於譎諫此變之中又變焉者也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鄭詩譜序文武風有周南召南朱曰二十五篇為正風雅有鹿鳴文王之屬朱曰自鹿鳴而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為正小雅自文王而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頌聲興焉孔曰頌聲之興不皆在制禮之後也故春官樂師職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謂徹者歌雍也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録之謂之詩之正經孔子録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朱曰邶至豳十三國為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黄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為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作　孔曰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齊哀公當懿王衛頃

公嘗夾王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為其臣夏徵舒所殺變雅始於厲王變雅亦稱雅者王政仍被邦國所以名為雅及平王東遷其政止行境内是以變為風焉黄曰道者所繇適治之路仁義禮樂皆其具也今王道既衰則其本已先撥矣由是禮義廢而不行政教失所錯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自為政諸侯不能統卿大夫故家自為俗也孔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有正風王道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東萊曰王道之盛陳列國之詩以觀民風其可

采者大師播之音律以風天下如汝墳江有汜之在二南是也禮樂出於一故不得國別為風耳　蘇曰衛武衛文鄭武秦襄之風宣王之雅皆美之然猶不免為變詩何也曰昔周之興也積仁行義凡數百年至於文武風俗備是以其詩發而為正詩自成康以來周室不競至幽厲而大壞其敗亦數百年其蓄之也亦厚是以其詩不復其舊而謂之變夫自其正而至乎變其敗之也甚難其間必有幽厲大亂之君為之而後能自其變而復於正其反之也亦難必有

后稷公劉文武積累之勤而後能令夫五人者其善之積未若其變之厚矣是以不免於變也　鄭曰二南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闕失省方設教為黜陟也時徐及吳楚僭號棄其詩夷狄之也

朱曰正變之說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 葉曰正變之說吾嘗讀穀梁書而得之春秋書築王姬之館于外書諸侯盟于首止穀梁皆曰變之正也蓋言事變常而終合于正也風雅之正變亦如是耳河廣之詩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其欲往之心如是其銳也然而有舍之而不

往焉大車之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其男女之情如此其至也然而有畏之而不敢焉氓之詩曰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其淫佚之行如是其醜也然而有反之而自悔焉當其心之銳情之至而行之醜也固所謂變也繼而舍之而不往畏之而不敢反之而自悔則君子所謂變之正也後世尊經太過遂以已意揣之吾從而辟之曰栢舟綠衣信為變風也淇奥之美烏得以變風稱之彼將曰淇奥緇衣在鄭為美在天子則異政故亦謂之變吾又從而辟之曰二南之詩文王之詩也當是時紂在上亦可謂之異政不得為正風可也彼將曰此周詩也主周之世而論之故也吾又從而辟之曰淇奥緇衣信異政也小雅之六月無羊大雅之烝民崧高天子中興之盛也何得以為異政而謂之變雅彼將曰六月烝民在宣王則為善繼文武則為不足吾又從而辟之曰宣王之繼文武誠不足矣臣如周公君如成王可謂不足歟豳風何

得謂之變彼將曰以其遭變故也吾又從而辟之曰周公遭管蔡故七月為變風常棣之詩閔管蔡之失道也何得謂之正雅反覆數四而諸家之說窮矣益正變之說不出于夫子而詩之次序皆以先後為序文武成康其詩最在前故二雅首之厲王繼成王之後宣王繼厲王之後幽王繼宣王之後故二雅皆順其序國風亦然後世儒者但見宣繼厲之後遂併以宣為變不知先後之序自當爾也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孔曰國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臣民皆得風刺不必要其國史所為此文特言國史

者鄭云國史採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曹曰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說者云志記也邦國之志若春秋傳所謂周志是也四方之志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是也是內外文籍國史皆掌之矣古者天子有采詩之官其行守也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采得之後屬之國史故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至問祁招之詩而不知則右尹子革非之國史既掌邦國四方之圖籍則舊章民風無不通習因革得失粲然可見矣王曰發於聲而長言之謂吟形於言而永歌之謂詠或曰教化或曰政教或曰刑政何也教化本也刑政末也至於王道衰則其本先亡矣故不足於教化而後言政

教不足於政教而後言刑政苛則其末亦有所不足此其所以可哀也　朱曰人倫廢刑政苛詩之所刺不越乎此國史采而得之哀傷其然於是吟詠紬繹其情性之未發而節文之以授樂官使時而颺之以風其上此非達於當時之變故而不忘乎厥初之舊俗者有所不能也曹曰詩之言皆本於情性之自然而吟詠之達於事變則知今之事所以異於古懷其舊俗則思古者禮義之俗不能忘然則變風之發乎性情故也止乎禮義則以懷其舊俗故也　陳曰由是言之則詩雖出於國人而國史採

詩之時已有所去取矣國史去取於當時孔子删之於後世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朱曰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 張曰民之性其始亦豈有不善惟夫情之過而血氣亂之于是乎失情性之正矣禮義則是情之發而能不踰乎性之則此先王之澤淪浹於人心者猶在故也 黃曰蟋蟀閔儉之詩也而曰好樂無荒蓋有以禮自娛樂之意考槃述窮處之詩也而乃曰永矢勿諼蓋有畎畝不忘君之意泉水之衛女思歸而能以禮載馳之夫人思歸而能

以義其發乎情止于禮義者於此可見知發而不止則蕩而不中節矣　王曰上言變風變雅而此獨言變風何也雅雖已變天子猶有政焉專言變風則通乎無雅之後也而猶知止乎禮義則變雅之時可知矣　朱曰正風雅頌則不可以情言皆天理之本也亦不可但言止乎禮義而已乃禮義所由出也　段曰詩序者必以變風言情性其聖人於利正言情性之義也何也春之温夏之薫而萬物生長於吹噓披拂之中者宜也温且薫者變而為凜

洌矣而敷榮之機終不可息於剝落彫謝之餘是真可以觀生生不息之本性也性之固以其心之存也大序首著一語即云在心為志則其所以繫情性者可想矣故惟變風可以驗先王之澤惟禮義之廢可以信禮義之止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王曰風之本出於一人之躬行而其末見於一國之事　朱曰形者體而象之之謂　孔曰風者以其所言之狹也雅者以其所言之廣也　陳曰風詩多出於小夫賤隸皆以其風俗厚薄推本而歸於一人之善惡也雅詩多出於公卿大夫皆以其朝廷臧否推廣而達之四方之理亂也風由下以觀上雅由上以知下　葉曰閭之鄭樵土風之詩謂之風朝廷之詩謂之雅宗廟祀頌之詩謂之頌風出於土風則今之

歌謡是也或作於有位或作於委巷匹夫賤隷意雖遠而辭則淺近亦各從其本國之舊耳如竹竿釣淇之類謂之雅則令之歌行古風之類是也其爲辭也文又非委巷所能矣故謂之雅頌則令之樂章也其辭嚴其聲有節不敢用煩言褻語以示有所尊故謂之頌

朱曰小雅言政之一事大雅意不主於一事大抵皆詠歌先王之功德申固福禄之辭而政之大體繫焉

黄曰有國風而後有小雅有小雅而後有大雅小雅者二南風化之所積也大雅者小雅政事之所成也

如小雅言文武治内外之事至大雅則言受命作周復受天命小雅言成王興賢育材之事至大雅則言受命福禄尊祖配天小雅言宣王南征北伐之事至大雅則言建國親侯周室中興推而至於變雅亦然小雅之刺幽王特言刺而已至大雅則曰傷周室大壞也刺幽王大壊也　王曰幽王之詩有其惡大而列於小雅宣王之詩有其善小而列於大雅益幽王之惡大其小者猶如此也宣王之善小其大者如是而已所謂大雅者積小雅而成故小雅之末有疑於大雅　唐曰周之興也由召南而周南由周南而雅由雅而頌其衰也頌息於南征之後雅變於監謗之際風降於東遷之餘道之汙隆可具見矣羣叔之流言風猶將變而況於雅乎洛邑之遷頌未可遽復故風猶可正而進於雅也雅在則春秋可以無作奈何變而遂至於亡也　朱曰玩其辭氣之逺近考其制度之廣狹

疑其音節亦不同矣及其變也則亦各以其聲而繫之歟孔曰正經述大政為大雅述小政為小雅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之氣若雅頌則總合四方之風而制是正聲以道之故有大雅小雅之音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之變者謂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 又曰詩體既異其聲亦殊公羊傳曰什一行而頌聲作史記稱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聲譜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早失風聲矣記云人不能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詩各自別聲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孔曰此解頌者唯周頌耳商頌雖是祭其先王述其

生時之功正是沒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詠公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程曰季札所觀之詩獨無商魯二頌意僖雖有頌未必敢與周頌並藏商雖賴周大師以存魯未必盡亟得之賴夫子鳩集刪次乃為今詩然則札之觀樂於魯其不見宜也唐曰德盛者非言能盡美其形容而已德非可告告其成功而已段曰頌鋪張揚厲故曰美盛德之形容若究極盛德之微妙其辭簡而深若書之精一執中之文是也夫言各有體也陳曰古人之功須從德中來故夫成功者盛德之容貌無德以本之而徒功之務身死未幾天下之公論起矣若

齊桓是也是可以欺一時而不可以欺後世也　又曰齊桓非無功也而功與身俱泯何也功不出於德也觀詩人頌先王之功不以一時為計而以萬全為心不以吾身為決而以子孫為證深矣哉

段曰古人言功必以德德苟未至於盛則功不可以成言有盛德者必有成功離德而言功此王者之迹所以熄也利用安身以至於窮神知化而後可以言盛德造端乎夫婦以至於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而後可以言成功故盛德者成功之本始之以關雎之德成功者盛德之著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凡著於成功者皆盛德之形容充塞於天地之間根諸心以推諸四體耳　黄曰嘗觀唐元結頌中興自昔帝王有盛德

大業者必著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其誰宜為夫言古帝王則曰盛德大業言今之歌頌者則止曰大業而削去盛德二字葢有深意吾是以知頌之不可茍作也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朱曰史記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所謂四始也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無餘藴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曰删後無詩葢為此也　曹曰四者皆始於文王故謂之四始以其德之不可以復加也孔子曰周

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其德至故其詩不可以復
加　陳曰一雅也有小大則安得别為二始乎意者
即下文所謂關雎麟趾鵲巢騶虞之四詩也葢四詩
者先王所以風化天下之始詩之功用盡在是也
李曰詩序既為諸儒附益以足成其書則後之觀詩
者不當以其文之相連屬而求義非如他經之文曰
故曰至于曰是以曰然則曰是謂皆是連上文之辭
也　段曰由關雎以至於頌聲作塞乎天地之功用

皆始於北豈非詩之至乎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鄭曰自從也從北而南謂之化從岐周被於江漢之域也張曰言南者以河東則時為紂所屬自邠以北則皆玁狁所取所及者向南之國江漢汝墳是也姜曰岐在豳東南四百里豐在岐東南三百餘里鎬在豐東南二十五里皆是自西而東曹曰按禹貢岐山豐水皆在雍州之域考諸漢志則邰在漦縣唐為京兆武功縣豳在栒邑唐為豳縣岐在美陽

唐為岐州岐山縣程在安陵豐水在鄠縣並屬右扶風郡鄠在唐屬京兆郡即雍州也京兆杜陵即豐邑也然則自大王以來累世遷徙皆由稍向於東以至于定洛邑遂有東周之號正為北也今乃言化自北而南緣文王居豐岐之初其西則拒戎狄東迫紂都其化由岐周而被于江漢則為南行耳

蘇

曰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段曰周召皆言南者以其皆在岐山之陽也陽南也文王之治周也所以為其國者皆屬之周公所以交於諸侯者皆屬之召公大雅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

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比理之最明者也朱曰周公制禮作樂於是取文王時詩分為二南其言文王之化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其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朱曰成王立周公相之制禮作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以為房中之樂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為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

以繫於天子也陳曰江漢汝墳為岐東之地當時岐東被文王之化而作詩及周公為伯而得其詩以貢於周故曰周南江沱為岐西之地當時岐西被文王之化而作詩及召公為伯而得其詩以貢於周故曰召南黄曰周大師編詩之時以為文王之詩不可以風繫之二南之詩繫之文王則不可段曰王不待大文王固有王者之風矣然必託之周公者以其無欲王之心也不繫之文王則無所繫適得二公在陝而因以二南繫之焉予謂分陝當在武王得天下之後而二南之繫當在二公既分陝之後記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

而南國自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分陝當在武王之時無疑　孔曰諸侯之風先王大王王季之所以教化民也陳曰周南為宗周之地召南言先王之所以教者蓋宗周未遷大王王季皆治岐西之地先王之所以教者在岐西故也　姜曰周南之地實居岐西其東則鎬京在焉周公特輔佐文王以治陝東之國所以有王者之風而本諸后妃漢廣所以稱文王之德而不及周公也若夫召南岐西之地在邦域之間大王王季之故治也故曰先王之所以教召公專掌其國政而為諸侯伯故不稱召公而稱召伯是以聽南國之訟而有甘棠行露之詩其詩所以為諸侯之風而詩述夫人之德與周公佐文王事體不同　曹曰周即美陽之周原大王舊都也召亭也及武王得天下又以二公為東西二伯

自周以東周公主之由雍州以至荆揚東南之域也自召以西召公主之由岐山以至梁益西南之域也是時二南之人思先王與文王之德而作詩焉周南之地文王居之其化出於文王之躬行鼓舞動盪豁然大變有不知其所以然故其詩為王者之風而繫之周公召南之地大王王季實居之積德累仁馴致其道數世而後著故其詩為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而繫之召公朱曰關雎麟趾言化者化之所自出也鵲巢騶虞言德者衆化以成德也召南之德即周南之化所成故曰先王之所以教先王謂文王也程子曰周南召南其猶乾坤乎愚嘗推其說曰乾始萬邦非坤無以代其終坤終萬物非

乾無以資其始故乾元統天為萬物之所從出而無所不統周南之化似之坤元雖生萬物而所以生之者乃順承天意而已召南之德似之此程子之意也而楊亦曰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為治蓋一體也唐曰周南召南皆文王之詩但其時有先後地有遠近化有淺深故以王者諸侯之風別之而分繫之周召耳其地近其時先其化文王猶淺其地遠其時後其化文王已深隨其所得分周召以繫之也夫聖人

之化亦有遠近先後淺深之間乎曰聖人天地也天地猶以久成況聖人乎一念之中萬物無不包覆者理也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者理之寓於勢也文王之化自始至終難以一毫殊觀而感文王之化以為詩之風者固自有次第也故召南之末進乎周南騶虞是也周南之末進乎雅麟趾是也雅之末進乎頌魚麗是也段曰二南之詩編次頗似相對不但關雎之與鵲巢麟趾之與騶虞也漢廣者行露之成桃夭者摽梅之成也汝墳者草蟲之成也均之為聖人之化而淺深若是殊焉意者變商為周

而革面囹圄豹變之兆歟故召南詳及訟獄法庭職守之事而周南惟曰道曰德曰化曰心與志其亦可覩矣

以文王之詩而不繫之雅何也是皆作於文王之時者也故不繫之雅雅皆周公當天下平一之後取文武之事被之詩歌因事而用之也何彼襛矣雖武王時詩然乃下嫁諸侯之國雖列之風可也　段曰正風由諸侯而升於雅變雅乃自有王者而降於風世道亦可覩矣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朱曰王者之政始於家終於天下而二南正家之事也王者之化必至於法度彰禮樂著雅頌之聲作而後可以言成然無其始亦何所因而立哉基者堂宇之所因而立者也程子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謂是歟張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嘗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葢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王曰於風言始則知雅頌之為終於風言王化之基則知雅為王政之興而頌為王功之成也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程曰關雎之義樂得淑女以為后妃配君子也其所憂思在於進賢淑非說於色也哀窈窕思之切也　呂曰哀至誠惻怛之意禮記所謂無服之喪內恕孔悲蓋求賢之情其惻隱有如此者　張曰哀思也白華碩人皆用傷善之心關雎思而已切於思賢才而不在於淫色無傷善之心也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於邪始得然關雎却止乎禮義哀不至於傷則其思也亦異乎常人

之思矣後人以為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更何別求淑女以為配黄曰豈可以衆妾而配君子乎淫其色乃男子之事此自是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也程曰此不難曉但將大序看數過即可見大序言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只看箇是以字便有意思　黄曰益推詩人作關雎之意義如此夫文王之躬行自足以成二南之化而詩人必思得淑女以助其内治者其文王之化且有所不足乎天下之治未有不自齊家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雖文王之盛德然后妃在父母家則已有恭儉節用之美此詩人所以樂之歟又曰周人但以關雎之義形容后妃初不指后妃而謂之關雎也曰樂曰憂曰哀皆詩人樂之憂之哀之

也

王曰先言樂後言哀思者惟其以得淑女為樂故其求之而不得則哀思也　朱曰主於德而言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主於色而言則樂必淫哀必傷此幾微之理毫釐之辨善養心者審諸此而已矣　又曰或曰先儒多以周道衰詩人本諸衽席而關雎作故揚雄以周康之時關雎作為傷始亂杜欽亦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但儀禮以關雎為鄉樂又為房中之樂則是周公制作之時已有此詩矣若如此說則

儀禮不得為周公之書儀禮不為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必有待乎後世之刺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為人子孫乃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為風化之首乎曹曰是時毛傳未行序文亦未出學者各宗三家之說則無怪其為異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烏了反窕徒了反淑女君子好逑音求

毛曰興也孔曰毛公特言興者為其理隱故也朱曰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

關關和聲也朱曰雎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别孔曰

郭璞云鵰類也今江東呼之為鶚好在江邊沚中亦食魚陸璣云如鴟幽州人謂之鷲而揚雄許慎皆曰白鷢似鷹

段曰朱曰水鳥狀類鳧鷖生有定耦而不相亂耦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為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按姜氏遺書曰雎鳩鷙鳥郭璞以為鵰鶚乃飄飄搏鷙之物安可比幽閒之淑女故云興者見是物而興起物不必合乃若晦菴以為鳧鷖與詩意合矣當必有所本也鳧鷖郭璞曰似鴨解詁云一名水鵝

朱曰河北方流水之通名　毛曰水中可居曰洲曹曰周地東表大河也

窈窕幽閒也朱曰幽閒之意

淑善逑匹

朱曰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太姒為處子時而言君子指文王　毛曰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

和諧慎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歐陽曰取其別不取其摯朱曰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謂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若其摯而有別也漢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可謂善說詩矣

東萊曰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擬諸形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詠歎其真王者之良匹也惟天下之至靜為能匹天下之至健也　楊曰詩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人以興后妃之德須當想像雎鳩為何物知雎鳩為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像關關為何聲知關關之聲為何則又想像河洲是何所在知河洲為幽閒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人之地則后

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東萊曰關雎具風比興三義一篇皆言后妃之德以風動天下首章以雎鳩發興後二章皆以荇菜發興至于雎鳩之和靜荇菜之柔順則又取以為比朱曰此詩序以為后妃之德而四章竟不及其德如何但反覆歌詠之而已豈其德之深遠純備有難以言語形狀而指陳歎嗚呼此其所以為德之至也黄曰詩人之美是人不言其所以美之之事而特言詩人喜樂之情則其人之賢可知哀公荒淫怠慢而詩人作雞鳴以思賢妃而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知雞鳴思賢妃則知關雎樂得淑女之意有在也段曰周之興也以淑女其亡也以哲婦故以順為正

者婦之德而窈窕淑女所以美也　釋文曰述本亦作仇

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荇（衡猛反）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哲善反）轉反側

孔曰參差然不齊　毛曰荇接余也以事宗廟　陸疏曰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　孔曰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或殷禮也　程曰左右皆隨水之貌　朱曰或左或右言無方也　毛曰流求也　朱曰順水之流而取之也　寤覺寐寢也　朱曰或寤或寐言無時也　服思之也　李曰服猶懷也

王曰悠者思之長也　鄭曰卧而不周曰輾　朱曰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皆卧而不安席之意　程曰荇菜以興后妃之柔順張曰荇菜固興也然亦取其柔順芳潔可以薦神明之意　朱曰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　東萊曰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憂既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

也琴瑟友之鍾鼓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陳曰匹夫而以天下為憂樂者作關雎之人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毛報反之窈窕淑女鍾鼓樂音洛之

毛曰芼擇也董曰芼則以熟而薦也傳曰芼以董柱也凡詩之叙類如此蘇曰求得而采采得而芼先後之叙

鄭曰琴瑟在堂鍾鼓在庭孔曰臯陶謨云琴瑟以詠乃云下管鼗鼓明琴瑟在上大射禮頌鍾在西階之西笙鍾在東階之東是鍾鼓在庭也樂書曰古者造琴之法削以嶧陽之桐成以檿桑之絲徽以麗水之金軫以崑山之玉聲不過五五絃之琴小琴也兩倍之

為十絃四倍之為二十絃大琴也孫登以一弦則聲或不備蔡邕以九絃則聲或太多至于全之為郭璞之二十七半之為頌琴之十三皆出于七絃倍差溺于二變二少以應七始之數也揚雄謂陶唐氏加二絃以會君臣之思桓譚謂文王加少宮少商二絃釋知匠以為文武各加一以為文絃武絃為是說者益始於尚書而曼衍于左氏國語是不知夏書在治忽有五聲而無七始豈為左氏求其說不得而遂傅會之耶故七絃之琴有之則有害古制也瑟之為樂其軫玉其絃朱其絲分其音細以理考之樂聲不過乎五則五絃十五絲小琴也二十五絃中瑟也彼謂二十三絃二十七絃然三于五聲為不足七于五聲為有餘豈亦惑於二少之說耶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古人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抗而五聲和矣荀卿曰鼓其樂之君耶記曰鼓無當於五

聲五聲弗得不和故于鼓琴鼓瑟鼓鐘鼓磬鼓柷鼓敔鼓簧鼓缶皆謂之鼓者以此也樂記曰會守拊鼓堂下之樂衆矣所待以作者在鼓堂上之樂衆矣所待以作者在拊也

孔曰與之同志故曰友朱曰友者親愛之意樂則和平之極　東萊曰友亦樂也鐘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故曰友

朱曰此章据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采擇而烹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

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為此詩者得其情性之正聲氣之和也葢德如雎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情性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于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情性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

闗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即其詞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　段曰天地獨厚于人萬物皆備于我詩人所以情動于中比興生之有感於風雨霜露雷電日月寒暑晝夜之變山河草木之流峙鳥獸蟲魚之飛動未甞不與喜怒哀樂相通者有此身則備此理也况天地人倫之大經同得于此心均用于此心均用于此身者哉物得于天地之繁氣有偏駁不純善惡互見如雎鳩之摰而有別詩人則取其幽静和鳴之意然女德不徒取其静而仁順而正也故琴瑟友之所以養其本然之和古者后與夫人皆有房中之樂樂不可極鐘鼔有時而用而琴瑟則常在焉其為養德性而導和平者微矣暗室之坐難于終日飽食之餘無所用心亦難矣哉是以君子無故必友琴瑟

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

八句 陸曰五章鄭氏所分故言毛公意也今從毛公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張詩曰葛蔓生春谷鳥遷女功興念憶歸安不將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歡 楊曰在父母家謂歸寧之時也言后妃歸寧之時志猶如此不然驕奢淫泆雖曰歸寧不足以安父母 張曰葛覃之事亦常徳耳豈有嫁于富貴之家而以富貴驕其父母乎聖人未嘗為高絶之行但世人之行自卑故視聖人之事以為高耳若天道則惟

聖人知之他人自有所不知也然所行亦常道而已耳東萊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曷謂本葛覃所陳是也後之講師徒見序稱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乃爲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說以附益之殊不知是詩皆述既爲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爲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

葛之覃兮施以豉反于中谷維葉萋萋黄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毛曰興也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王曰女功以麻枲為正葛乃餘事志於女功之餘事則其他可知矣覃延施移也孔曰言引蔓移去其根也曹曰葛延而移于中谷中谷谷中也孔曰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之人語皆然詩文多此類萋萋茂盛貌黃鳥摶黍也陸璣曰黃鳥幽州人謂之黃鸝一名倉庚齊人謂之摶黍灌木叢木也爾雅曰木族生為灌喈喈和聲之遠聞也

朱曰初夏時也　歐陽曰后妃見葛生鳥鳴因時感事樂女功之將作陳曰女功興念自此始矣故其次章遂言葛已成就刈濩而為絺綌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胡郭反為絺恥知反為綌去逆反服之無斁音亦

毛曰莫莫成就貌濩煮也精曰絺麤曰綌段曰精者為絺麤者為綌因葛材之剛柔而為之也其綜理精密如此斁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孔曰貴者所為多故庶士以下夫衣悉為之段曰朱云織以為布蓋絺綌乃布之材而毛傳自王后織玄紞而下云云東萊實取之按朝服維裳以絺布為之而加繡焉若紘紞則織線為組以為之綖亦績麻所謂麻冕者是也故孔氏曰傳引此者以明王

后及庶人之妻皆有所作　張曰秋時也　陳曰以為衣服而服之無厭斁之心女功之勤非茍知之身親嘗之所以能無斁朱曰于是治以為布而服之無厭葢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之雖極垢弊而不忍厭棄也　張曰躬其勤勞而享之則為安耳　段曰服絺綌之葛而未嘗有厭心者必孝弟宜樂之人敬其師不忘其親者也粲粲衣服澤澤宇牆必自累於嗜慾而犯上陵長矣

故下章始言及尊敬師傅之事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戶管反我衣害戶葛反

澣害否歸寧父母

蘇曰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于好 毛曰言我也 毛曰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容婦功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 曹曰古者為孺子室于宮中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觀于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女嫁則隨之以往出入起居必咨焉而後從事 孔曰教女之師以婦人為之昏禮曰姆纚笄綃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 鄭曰女師之姆必是無子而出者以女已嫁姆尚隨之 張曰古者雖后妃之貴必立師傅以詔之故左傳謂傅母不在宵不下堂 汙煩

也鄭曰煩煩擱之用功深　釋曰猶挼莎　王曰治汙謂之汙猶治亂謂之亂治荒謂之荒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曹曰孔氏以周禮言之謂鞠衣展衣褖衣純色可澣褘衣闕狄刻繒而畫以五采不可澣然商時之制恐未必然也　陳曰鄭謂衣為褘衣以下至褖衣風人出于情性而康成事欲以名數說詩予所不取芣苢傳曰薄辭也朱曰猶少也　王曰薄於汙澣則苟潔而已與好潔其衣服者異矣鄭曰澣謂濯之耳曹曰褻服用功煩勞故汙之若禮服直澣濯之而已毛曰害何也　曹曰絺綌既成則感念疇昔因思其父母而欲歸寧焉　朱曰何者當澣而

何者可以未澣乎段曰私者汙衣者澣又有澣與否焉一澣猶不輕焉我將服之以歸寧父母寧安也謂問安也姜曰本性本也此詩妙處全在吟詠后妃情性之懿發于自然說者執着文辭求諸實迹便謂本其在父母家設若如此是亦常事今但詠之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黄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此時此景后妃何不別生意緒便直思念女功之事乎曹曰此正春物喧淑人樂遊嬉之時也而后妃獨念及於女功及其葉漸密莫莫而盛此意不移

又直思念可以刈濩而為絺綌可以服用而無厭斁

予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又不思及他事而思念其親

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又不思以

富貴而求悅其親但欲以儉約而歸寧耳吟詠詩人

之辭而深見后妃之情性自然如此故序詩者以本

字斷之則以見其天性之美也　張曰予嘗考周家

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

穡之事其室家則重織紝之功相與咨嗟歎息服習

乎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于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侯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吾以為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于敬畏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為國者每念夫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紝之事則心之不存焉者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飢寒若已飢寒之也

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乎美哉周之家法也聖哲相繼固不待論而其后妃之賢見於簡編大王之妃則姜女也而文王文母則大任妃則大姒而武王之后又邑姜也皆助其君子集勞于内以成風化之美觀后妃則大王文王之徳可知也以此垂世而其後世猶有若幽王惑褒姒而廢正后以召犬戎之禍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蓋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紝之事不聞于耳不

動於心以至於此故誦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然乎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卷勉反

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歐陽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蓋后妃

諷其君子愛養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意其宮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私謁之言也　張詩曰閨闈誠難與國防黙嗟徒御困高岡觥罍欲解痛瘏恨采耳无因備酒漿　東萊曰夫婦一體也位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師取友婦人固無與乎此而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也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乎此而體羣臣之志則不可不同也　張曰志在乎此而已非有與乎其事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婦人之

志如此其夫斯能好善矣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后妃之志如是王者斯能體羣臣矣室有轑釜之聲則門無嘉客況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乎 張曰夫使后妃而無險詖私謁之事固為美矣乃至于險詖私謁之心不萌焉凡人之過必有是心乃有是事能止絕之於其事者固已可尚然未若消磨于心之為愈也雖然其本則在于人君端其一心以剛健為德凡所賞罰一本于天下之公理而無私慾之牽焉則凡所謂險詖私謁者皆將坐消于冥冥之中矣余謂后妃無險詖私謁之心足以見君子儀刑之德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頃音傾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行戶康反

毛曰憂者之興也　朱曰采采非一采也　毛曰卷耳苓耳也孔曰郭璞云形似鼠耳叢生如盤陸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為茹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釋文韓詩曰欹筐也懷思寘置也　鄭曰器之易盈而不盈者憂思深也孔曰由此人志有所念不在于此以興后妃志欲君子官賢賞勞至于憂勤　李曰后妃自采卷耳則非中禮之儉故歐陽氏以為取喻言以卷耳采之難得亦如賢之難得也　蘇曰卷耳易得之物頃筐易盈之物而不盈焉則志不在卷耳也今將求賢寘之列位而志不在亦不可得也　呂曰酒醴婦人之職臣下之勤勞君必有以勞之因采卷耳而有所感念及酒醴之

用以勞人姜曰自其采卷耳以和麴櫱尚未盈頃筐而其心之所思已念賢者之不當遠役思為酒醴以勞之賢者不當使之遠行從役以首章所以言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周行大道也大東之詩曰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行亦道也朱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皆道路之道鹿鳴道義之道東萊曰毛氏以周行為周之列位益自左氏以來其傳舊矣然以經解則不若呂氏之說也

陟彼崔徂回嵬五回我馬虺呼回隤徒回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毛曰陟升崔嵬土山戴石虺隤病朱曰馬罷不能升高之病姑且

孔曰言且者或當更有賞賜也段曰未敢直其辭以賞賜之權在君耳人君黃金罍孔曰毛氏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龜目蓋刻為雲雷之象名罍取于雲雷故也永長也東萊曰行役之懷傷未易解也我姑且酌酒以勞之維以少寬其思使不永懷不永傷而已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徐履反觥古橫反維以不永傷

毛曰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朱曰病極而變色也兕觥角爵孔曰兕一角青色重千斤以兕角為觥凡爵觚觶角散之外別有觥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

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特牲云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是正禮無觥不在五爵之例禮圖云觥大容七升知觥必以罰者閭胥掌其比觵撻罰之事小胥亦云觵其不敬者故桑扈絲衣皆云兕觥其觩明為罰而不犯矣凡饗與燕俱有之七月朋酒斯饗稱彼兕觥左傳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引詩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是饗有觥矣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觥爵是燕有觥矣饗與燕皆有旅酬恐其失禮故自罰之亦以為樂也鄉飲無觥者主于行禮也　曹曰旅酬盡歡舉觥自罰曲示勤厚然後我心庶幾不至於長憂思而傷閔也張曰傷則憂之至者凡詩之賦每更一章則辭愈深焉鄭曰此章為意不盡申慇懃也

陟彼砠七餘反矣我馬瘏音塗矣我僕痡音敷矣云何吁矣

毛曰石山戴土曰砠瘏病也痡亦病　鄭曰僕馬皆病而今云何吁其亦憂矣深閔之辭　朱曰極言其勤勞嗟歎之狀以為至是非飲酒所能釋矣曹曰燕饗不足以酬之也故付之嗟歎而已　益諷其君子當厚其恩意無窮已之辭也　呂曰極言其勤勞之情而不言勞者以勞為不足故至於吁嗟則其情愈深矣張曰反覆叙其勤勞所以見憂勤之至　段曰此辭發于閨門夫婦之間所以輔成君子體羣臣之志微矣　張曰原后妃之志如此則其君子之念其臣下可知矣其在宮闈之間

思念如此則其相與不為宴安佚樂之事又可知矣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楊曰婦人無嫉妬之行容有勉而至者無嫉妬之心則性之矣（鄭曰婦人之德莫大于不妬忌蓋功容可勉而根于情者難自克也）故以樛木況之木之樛與生俱生非矯揉而成

南有樛（居求反）木葛藟（力軌反）纍（力追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毛曰興也南南土也曹曰南方多喬木禹貢揚州厥木惟喬木下曲曰樛　孔曰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璣云一名巨苽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酢而不美　曹朱曰纍猶繫也　毛曰綏安也　鄭曰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藟得纍而蔓之喻后妃能以惠下逮衆妾則衆妾上附事之　張曰室家既和故君子無所憂患　黄曰此文王雖無憂者其惟文王中庸形容其父子之美此詩形容其閨門之美中庸言其無憂此詩言其和樂　東萊曰后妃如此樂哉君子可謂福履綏之矣漢之二

趙隋之獨孤唐之武后其禍至於亡國則樛木之后妃詩人安得不深嘉而屢歎乎楊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后妃逮下使君子樂只則百順集矣長自求多福不必言當天意而受福也滎陽公曰樛木葛藟但取其下曲則葛藟得以纍之不取其木得以自蔽也鹿鳴食苹但取其食則相呼非取其羣居則環其角外嚮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毛曰荒奄也呂曰荒芘覆也鄭曰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烏營反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曰縈旋成就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張曰言若螽斯爲句言如螽斯多子孫也推其本則由於不妬忌而已故以繼樛木之後　朱曰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爲不妬忌而子孫衆多之

比非必知其不妬忌也或曰古人精察物理固有以知其不妬忌也

螽斯羽詵詵所巾反兮宜爾子孫振振音真兮

毛曰螽斯蚣蝑也孔曰陸璣疏曰螽蝗類七月云斯螽一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　蘇曰螽斯一生八十一子陳曰言羽者螽斯羽蟲也無羊之詩羊言角牛言耳狀物多如此　毛曰詵詵衆多也王曰言其生之衆陳曰宜爾者歸其自於后妃也曹曰文王子孫衆多雖曰受天之祜亦由太姒不妬忌故施惠均而繼嗣廣每章必曰宜爾者言后妃之不妬忌其理則宜然

也杜左傳注曰振振盛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毛曰薨薨衆多也王曰言其飛之衆 朱曰薨飛聲也 朱曰繩繩不絶貌

螽斯羽揖側立反揖兮宜爾子孫蟄直立反蟄兮

毛曰揖揖會聚貌王曰言其聚之衆 蟄蟄和集也段曰衆聚非和不能 古人精察物理如此 呂曰螽斯始化其羽詵詵然比次而起已化則齊飛薨薨然有聲既飛復歛羽揖揖然而聚歴

言衆多之狀其變如此也　陳曰和集則併及其德性矣夫子孫之多固可喜而德性之善為尤可喜周家閨閫之和氣盛者其氣禀則然也貧兒富子自其少時習氣固自不侔矣段曰前曰振振曰繩繩歸其自于爾后妃可也曰蟄蟄而和集則併及其情性矣亦歸其自於爾不徒美其生育之衆多而其子孫溫厚和平易直子諒之氣習有自來矣此古人所以成就其子孫于侍履之間者也凡家人婦子之與居朋友之與學其果善歟則子弟之良心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不善歟則子弟之良心雖有存焉者寡矣何也薰灼涵養其所以習之者異

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於驕反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楊曰后妃所致如此非政事所能及也此之謂風化

段曰月令命田官以舍于郊而周官于嫁器之修且簡也皆有令此所謂政事也緐人承躬稼之風雖婦人亦力于田畝則風化矣媒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而閼之嫁娶不時者則有罪此所謂政事也后妃不妬忌于深宮而天下之男女正焉則風化矣　王曰后致如致師之致蓋為之于此而彼自致也

妃處乎重闈深密之地而四方之廣家人婦子服化

者正其本而已故察于治亂之形而不見其本者未可與論聖人之道也　張曰乖爭之風始于閨門至於使萬物不得其所而況昏姻之能以時乎此意益深遠矣　曹曰男女以正謂三十而娶二十而嫁也昏姻以時謂霜降以後氷泮以前也　姜曰大抵二南之詩前後貫通關雎葛覃卷耳三篇乃餘詩根本自樛木以下皆自此三篇而出樛木之逮下螽斯之宜子孫自身以及家也至於桃夭之室家得其宜兔

罝之武夫盡其節芣苢之婦人適其性皆自家以及
國其效益遠而莫測其所致之由莫之致而至焉人
所不識也故序者不復言一詩之義特變其例曰后
妃之化也后妃之美也蓋一家之治后妃之所及也
一國之治宜若非所及也若非所及而實始于后妃
所以推本而序也過此以往則不止于一國之事道
被于南國化行乎汝墳自國而達之天下其效益遠
而其事益大至此則非后妃之所能專矣故再變其

例曰德廣所及也道化行也而不專繫於后妃雖然原始要終端本於關雎而已於是以麟趾終焉而斷之曰關雎之應也所應非但麟趾特以末篇總之耳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毛曰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張曰比詩興也然興之中有比焉惟比義輕于興則謂之興而已）王曰夭夭少好貌　毛曰灼灼華之盛（朱曰木少則花盛桃之有花正昏姻之時也月令仲春令會男女）之子嫁子也于往也李曰婦人謂嫁曰歸　朱曰宜者和順之意　東萊

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且以比其華色也既詠其華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耳

桃之夭夭有蕡浮雲反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毛曰蕡實貌朱曰實之盛家室猶室家　朱曰互文以協韻耳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毛曰蓁蓁至盛貌宜其家人一家之人盡以為宜

曹曰宜其家室男女之順也女德不徒取其順取其順而正也至于宜其家人則一家之人皆宜之其為道也必正矣

陳曰血氣使人尤甚于壯年故少艾之女不關于婦道輕銳之士不堅于臣節

黄曰宜其家室又曰宜其家人又曰室家之順非難正為難此則形容其男女以正之義也如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則父母國人皆賤之非所謂宜也大學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則知宜之一字亦不輕矣先儒説此篇只見昏姻以時而不及男女以正之意予故表而出之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罝子斜反　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

衆多也

張曰桃夭言后妃之所致而已至于兎罝則曰后妃之化葢和平之風至于使兎罝之人亦興其好徳之彛性則固有不言而信不疾而速者其要特在於修身以齊家而已

段曰男女昏姻是齊家當然之敎故所以致之之功可歸諸后妃若乃兎罝之人好徳殆所謂無爲而成者矣故所以特謂之化曰化則油然被冒非可以一事上求端也

肅肅兎罝椓之丁丁（陟耕反）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歐陽曰肅肅嚴整貌　毛曰兎罝兎罟也　孔曰兎自作徑路張

罝以捕之也丁丁椓杙聲曹曰椓杙也所以張罝赳赳武貌干扞也孔曰公侯以武夫自固為扞蔽如盾為防守如城然　朱曰言聞此椓杙之聲而視其人則甚武而可以為國扞城者也化行俗美雖兎罝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足以見賢人之衆多矣此文王時周人之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凡雅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耳黄曰詩人之辭最簡直欲形容賢人衆多故託兎罝武夫以為證非謂若此可以為此也亦非謂即此可以喻此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毛曰逵九達之道　朱曰仇與逑同 匡衡引詩關雎亦作仇字 公侯善匹猶曰聖人之耦也則非特扞城而已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毛曰中林林中 王曰中林人莫之闚見也欲覩好德之實其在于隱處乎 朱曰腹心同心同德之謂則又非特好仇而已　姜曰要之赳赳武夫可以得其力而難以得其心今以其赳赳之勇為公侯腹心之用

兎罝三章章四句

芣音浮苢音以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張曰后妃和平則妾御樂有子楊曰后妃無嫉妒之心則和平矣惟其和平故天下化而和平則婦人以有子為樂矣然則風化之本不越乎先王閨門之内性情之際而已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毛曰采采非一采也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任焉孔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人呼為蝦蟆衣陸曰其子可治婦人產難曹曰說文

云芣苢一名馬舄其實如李令人宜子其說出于王會圖益羌戎所獻與中國異者也　溥辭也采取也有藏也　朱曰言采之又曰有之言掇之又曰捋之言袺之又曰襭之雖不廣譬曲喻而周旋一物之間已盡人之情矣　楊曰天下和平非文辭形容所能及故每章言采采而已無他辭也　朱曰化行俗美室家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呂曰六章皆言采者之情狀以見其所以樂也陳曰惟恐得之寡而用之易盡也　曹曰言其采之無斁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都奪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捋力活反之

毛曰掇拾捋取也朱曰捋取其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音結之采采芣苢薄言襭户結反之

毛曰袺執衽也扱衽曰襭朱曰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衽于帶間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黄曰居周南因漢水以起興亦猶鄭以溱洧名篇陳以宛丘名篇也 李曰漢水出興元府西縣嶓冢山東流漢陽軍觸大別山南入於江江水出茂州汶山東流至蘇州許浦入海 朱曰江漢之俗其女好游漢魏以來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 曹曰予思曰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文王繼父為伯又使兼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江漢去岐豐遠矣非德廣焉能及之黄曰此正文王風化自北而南之時

張曰以紂之世禮義陵遲文王在岐周而遠至于汝墳以及乎江漢其風化如此之美夫以周之盛時洛邑如此之近號為别都而其俗未能盡革既歴三紀然後世變風移焉則惡習之所染也如此可不畏哉是以君子謹其所處也　王曰化民而至於男女無思犯禮則其誥教之所能令刑誅之所能禁者葢可知矣然則化人者不能感通其精神變易其志慮未可以言至也

又曰漢廣言文王之德汝墳言文王之化前此未嘗言文王而於此言之者歸成焉耳葢陰作成物而陽以成歲為名天之道也　段曰曰德曰道曰化初無

異義自文王而言之則謂之德謂之道自其所及者言之則謂之化被有被覆之義如元氣之上際下蟠也然元氣之翕張卒不可見惟於萬物敷榮之處驗之猶詩人因江漢之游女而後得以驗美化之行也曰文王之道被于南國泛論文王教化之大本也曰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指論一時教化之明效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曰興也朱曰興而比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孔曰傳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游女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為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之耳潛行為泳永長方泭也郭云小筏曰泭程曰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跋倚喬木不可攀也興女有高潔之行不可侵陵也女之游者謂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傅姆之側也　孔曰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此乃有游女者內則言閽寺守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饁曹曰江上游女非貴族之

深居者然猶不可犯而況其處者乎若衛風之靜女貴族也所當深居者然猶俟我于城隅而況其游者乎風俗之移人如此詩人于美舉其所輕于刺舉其所重益互以相發明也　朱曰其幽閒貞靜之女見者自無狎暱之心決知其不可求也　又曰非必遂有求之者但設言以見其幽閒貞靜之極逆知其非求之可得而犯禮之思于是而遂息焉耳　歐陽曰末乃陳其不可得之辭如漢廣而不可泳江永而不可方耳　黄曰凡曰思者固是語辭然亦當隨其篇意求之序言無思犯禮而詩人反覆言之亦必有說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

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朱曰翹翹秀起貌　毛曰錯雜也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　孔曰學記注以楚為荆　朱曰之子指游女也秣飼也　張曰刈楚刈蔞以秣之子之馬也鄭曰秣馬欲致禮餼也黄曰欲以禮親迎也　朱曰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悦之至以江漢為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　段曰正靜而不可狎固女德之賢起愛而無狎暱之心亦非必失身之男子也夫刈蔞秣馬起愛敬之意然而失身于非禮則有陷溺於水火之比其為辭切其命意嚴一不以其不可者加乎其身充此端則曾子臨

深履薄之學啟手易簀之心也終必俟于致禮馬可謂閑邪存其禮矣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力俱反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曰蔞草中之翹翹然　孔曰蔞蔞蒿也江東用蔞魚也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　毛曰五尺以上曰駒

朱曰駒馬之小者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

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李曰汝水出汝州魯山東南至蔡州褒信縣入淮周南之水也　孔曰汝墳之國皆以汝墳之涯表國婦人閔其君子勉之以正比豈家至日見而能使之然哉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故曰道化行也　黄曰猶勉云者勉以正疑非婦人之所能而今亦能也如曰猶執婦道猶惡無禮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乃歷反如調張留反飢

毛曰遵循也汝水名墳大防也孔曰謂崖岸如墳墓枝曰條幹曰枚惄飢意調朝也　程曰君子從役於外婦人為樵薪之事　歐曰念君子之勤勞思之欲見如飢者思食耳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以自反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毛曰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既已遐遠也　程曰自勉之意伐肄見踰年矣言將見君子不遠棄也　段曰昔之别也見有遵汝墳而伐條枚者矣曰望之而

未歸今又有伐其肄則踰年矣其託興全在於枚與肄之二句以見其久耳

魴（符方反）魚頳（勑貞反）尾王室如燬（音毀）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陸疏曰魴魚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　毛曰頳赤也魚勞則尾赤（呂曰鯉魚尾赤魴魚尾白今亦赤則勞亦甚矣）燬火也　王曰父母指文王也　毛曰孔甚邇近也　鄭曰王室如燬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　朱曰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

之叛國以事紂曹曰羑里之執身瀕於死方且作易以處憂患于是改連山歸藏之制而以乾坤為首專明君臣上下之正道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雖別離之久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獨有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暱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張曰勞苦之極從而寬之曰王室雖如燬而文王在邇有以恤我也玩此詩則民心雖怨乎紂而尚以周之故未至于

泮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爲商之方伯與商室繫民心而維宗社也其德可不謂至乎　段曰商民猶知夏之爲正夏周民猶知商之爲王室湯與文王之心可見矣　黄曰文王事商出于誠然而不以一毫之僞介乎其間至誠之理可以通金石化豚魚故雖汝墳之婦人亦皆以文王之故而化其怨紂之心　段曰勞苦莫難堪于身嘗之久而嗟恨猶深於痛定之餘安其酷于無可奈何而寄其心于文王樂以忘憂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姜曰不歸之后妃夫人而歸之二詩之應以見其非人力也天理而已　張曰感應者天理之常然惟知道者識其酬酢往來之所以然也　段曰關雎之化行非行關雎之化也　鄭曰衰世當文王與紂之時公子皆信厚古太平致麟之時不是過也　陳曰如上古風俗醇厚有麟之時　曹曰尚書中候曰黃帝題象麒麟在圃唐傳曰堯時麒麟在郊藪孔叢子曰唐虞麟鳳游于田所謂麟趾之時其謂黃帝堯舜之世乎　朱曰麟仁獸上古極治之時嘗嘗見於郊藪紂之衰世不復有矣然關雎之化

行于周南則其公子振振信厚葢有麟之德焉黄曰黄太史曰麟有趾而不踶仁哉麟哉麟有定而不抵仁哉麟哉麟有角而不觸仁哉麟哉此説得之詩人以為公子至難化也衰世之公子尤難化也貴不與驕期而驕自生富不與侈期而侈自至以公子而乃能信厚故託麟以為諭作序者以為欲覩關雎之化覩于公子信厚于麟趾之時斯可矣時止言公子信厚之時其文自脱然

麟之趾振音真振公子于嗟麟兮

孔曰麟麕身牛尾一角不踐生草　毛曰趾足也振振信厚也于嗟歎辭　程曰關雎始於袵席及於子

孫至於宗族以被天下故自近而言之麟取其厚趾定角皆於麟取之有仁厚之象也朱曰言之不足故嗟嘆之言公子如此非特似之是乃麟也何必麕身牛尾馬蹄然後為王者之瑞哉

麟之定都佞反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毛曰定題也說文曰題頟也公姓公同姓曹曰左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孫傳姓者也族受氏者也先公子而後公姓以至公族自近而及遠也言化彌廣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鄭曰麟角之末有肉　毛曰公族公同祖也　朱曰

按此卷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已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一事而言也其辭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文王修身齊家之效也至於桃夭兔罝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也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至而自至者故復以是終焉而

序者以為關雎之應夫其所以至此者后妃之德固不為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毛詩集解卷一